

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

DANGDAI ZHONGGUO HUAJIA YANJIU CONGSHU

苗重安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苗重安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苗重安 / 陈幼民主编 - 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
2005.5

(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)

ISBN 7-5008-3522-1

I. 苗… II. 陈… III. 中国画—艺术评论—中国—现代

IV. J21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45181号

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·苗重安

陈幼民 主编

总策划: 段传峰

执行主编: 君 寂

责任编辑: 杜 平

装帧设计: 禾来开元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45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印 刷: 北京燕泰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本: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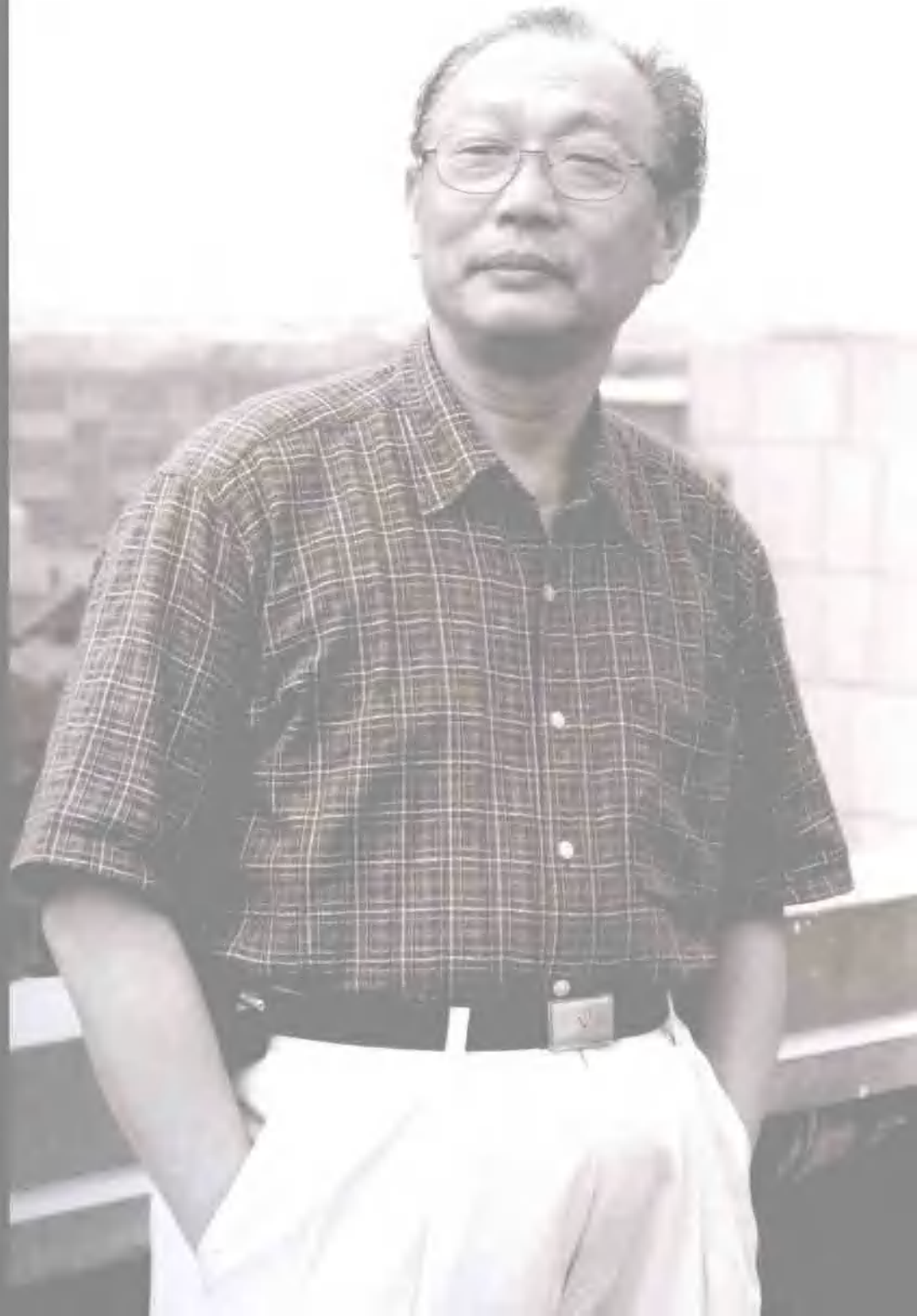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 5

印 数: 1-5000

书 号: ISBN 7-5008-3522-1/J·314

定 价: 48.00元



前言

新文化运动以来，中国绘画在传统和西方两种力量的拉扯之下，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嬗变。近百年国画的历史也就是一个分裂、反思以及否定之否定的历史。这段历史中的几代画家正是在阵痛之中艰难而缓慢地前行，各自开出曼妙的艺术园地。本丛书选录的这些画家都是自新不已，风格彰显，且得到大众认可的新一代画家。他们正值壮年，处于艺术生命的巅峰期，技法精进、境界弥新，他们是当代画坛的中坚，正书写着当代中国艺术史。虽然这批画家专攻各个不同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等等，不一而足，但他们几乎都是在新中国艺术教育的学院制度之下成长起来的。古代的画院有画院的氛围，现当代的艺术院校有艺术院校的生态，比如两条道路有别，“向外”走向抽象，“向内”回归传统，这两条道路或者说两种策略，都在拓展中国传统艺术的边界和深度。如果我们非要为本丛书选录的画家寻找一个共同点的话，那么可以说他们都倾向于后者：重写传统，于传统中寻求新的可能。有一句话说，“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”，说得很好，但细究不得，我们说，“越是传统的、大众的，越是我们自己的”，大致错不了。

理论界、批评界对于这一批画家的关注，囿于专业的局域，显得不足，鉴于此，我们出版这套丛书。书中各部分涵纳了画家的生平、艺术道路、艺术思考、他人的评说，当然也少不了代表作品的展示与赏析，我们旨在提供一个介于高端与低端之间的“中端”的研究性平台。该丛书不求严谨，但求避开刻板，这有些类似中国传统视线中的“游目”，游目之内，浅尝辄止，实是娓娓道来，把画家各个面相呈现给读者。如果读者能就此步入画家的艺术世界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神髓有所体悟，本丛书的意义便出来了。



艺术传略

>>>

大千气象

吴 杨

重任大肩

1938年，苗重安生于战乱年月，生于逃难途中。一家人流落他乡，直到解放后方才重返故乡定居。他自幼家境贫寒，童年父亡，少年母亡，靠爷爷奶奶拉扯成人。老人不识字，不能理解孙子的爱好，成天像个女孩似的描描画画，成天蹲在地上瞎比画，把墙壁画成个大花脸，那能当饭吃吗？为什么不喜欢学医？要能当个大夫多好！直到画了两个南瓜，喜获全省中学生美展优秀奖，老人的气这才顺过来。发了奖状、纪念章，还有15元人民币的奖金，相当于两个月的助学金呀！画画还能得奖？还有奖金，这事新鲜，能画你就使劲画吧！

从小学到中学，大学，一靠助学金，二靠打工挣钱，苗重安这一生，吃苦耐劳，超常付出，是他最大的本钱。运城是棉粮区，农忙季节帮人做农活，推辆独轮车吱吱呀呀走在黄土岗上。农闲季节则找那建筑工地打小工，和灰，搬砖，往房顶扔瓦，手指肚都磨破了，头天麻木二天疼，三天磨个大窟窿。

1952年春于山西运城康杰中学与美术组同学合影（左二为苗重安）





1960年夏于西安美术学院

运城产盐，从盐池里挑一担盐到百米外的高坡处堆放，可得一分钱，领一根竹签，收工时凭竹签领工钱。高高的盐堆上搭一块板子，人走在板子上，忽闪忽闪，眼冒金花。他16岁开始下盐池，刚开始挑担子头昏眼花，汗如雨下，肩膀都磨破了，拼着命只能挑几十担。咬牙

坚持，逐渐增加，直到一天能挑一百多担，一天能挣一块多钱。最多时一个月挣到40元钱，了不得了！甲等助学金才8块钱，挑一个月的盐挑子，相当于5个月的助学金，除了上学所需，亦能贴补家用，高中期间就干这个活。早晨4点钟出工，带俩菜馍，干到太阳最红火的时候吃午饭，用棵大葱沾着身上的盐粒当菜吃，一口大葱一口馍，盐工们都这样。烈日炎炎，人在盐堆里滚，一片一片亮晶晶的盐，太阳越红，盐产量越高，从早到晚，赤脚走在盐地里。直到考上大学，工友们为之欢呼：“苗重安考上大学啦，你小子可要请客呀！”

发榜的消息送到时，他正在建筑工地打小工，在屋顶接砖边瓦，那年他同时接到两份录取通知书：天津师大中文系和西安美院国画系。他自然是选择后者。那是1957年，那年真好。

干农活，打小工，当盐工，干活不误学习，学习不误挣钱，两副挑子一起挑，生到这个世上就为着吃苦来了。沉重的担子居然没有影响到身高，居然长成个大个子，修长魁伟，也算是大福分啦。尤其艰苦的

劳作过程锻炼了身体，培养了意志，养成吃苦耐劳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，正好用来画大画，吃大苦，肩负重任，埋头苦干。



1956年夏于麻热中学参加勤工俭学劳动
(左一为苗重安)

苗重安自我总结，有两大爱好，两大生就的长处：一是生性爱动，天生是个野外的人，长了两条长腿，生来喜欢跑，一到山野里就精神抖擞，只要能南跑北奔，就是天大的快乐。二是生性喜欢画画，喜欢画大画，当牛做马，无须扬鞭自奋蹄，没白天没晚上，关上门一画就是个把月，从来不知什么叫累。鬼使神差，连自己都奇怪，提起画画就入迷，从小就入迷，蹲在地上用树枝画，站在炕上用粉笔画，烟熏火燎的墙壁上全是画。一说画画什么都忘了，这是天生的，真的是没办法。什么叫苦，叫累？若不叫我画画，那才叫天大的痛苦。人生在世，图一个高兴快乐，丰衣足食，而画画恰能带给你这些，如愿足矣，更有何求？干你喜欢干的事，乐在其中，何言苦累？谈情说爱你会感到累吗？游山玩水你会感到累吗？他说，对我而言，画画也是这个理。

走出去，面对山河大地，回到家，铺开宣纸一张，40年来，苗重安一直在重复着这样一种生活方式，保持状态，不懈努力。

1963年，自上海进修归来后，学习暂时告一段落，苗重安将重点转向深入生活，实地采风，且自然而然地以延安作为起点，无疑是一个热血青年在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。他直奔延安，直奔黄土高原，将其绘画方向和风格建立在对大山大水的热爱上，《源远流长》、《陕北古堡》、《枣园春色》、《春回高原》、《延水长流》等相继问世。他专注于大山大河中获取真情实感，直面生活，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强化绘画本身的语言潜质，充分释放创作激情，有感而发，厚积薄发。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路子，发挥北方山水沉雄博大、厚重坚挺、大美壮阔之特征，尤其在青绿重彩上下工夫，逐步形成鲜明的个人面貌：大气厚重、豪迈壮阔，以此表现西部的自然景观与时代光华。

苗重安作品以“黄河系列”著称于世。源头自然是巴颜喀拉山，黄河的发源地。而创作之缘起，精神上的源头却维系于延安，维系于三晋大地。他先是把延安跑个遍，有一年曾座去6次。宝塔山、杨家岭、王家坪、市场沟、枣园和大殿沟等，悉数跑遍，陕北的

1956年冬康杰中学美术班
活动（右画架后为苗重安）



山山水水全在心头。而后再由点到面，一路沿着黄河走。

《万里黄河千古流》取材于陕北佳县，毛泽东转战陕北，在佳

县住的时间最长，在此指挥西北战役，取得历史性转机，古老的佳县成为福地，我2万人的队伍拖垮了国民党的20万大军，也由此诞生了《沁园春·雪》那样的不朽名篇。

在这里，黄河岸边，悬崖峭壁之上有一座寺庙，叫“香炉寺”。整座庙宇建于高耸突



1955年春在上海中国两院与同学一起
(左二为徐向前)

兀的危岩之上，犹如一位高大老者凭杖而立，伫立在高原之巅，俯视黄河弯流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古人留下这样一座庙，也自留下一种境界，要你去想。居高鸟瞰，悬崖下的人如同蚂蚁，在大自然的伟岸面前，在由人类构筑的雄伟建筑面前，作为单一的人，单一的行为又是多么的不值一提呀！

人到世上走一趟，总是要做事，要生活，问题是你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什么。像蚂蚁一样你咬我，我咬你，有意思吗？为些鸡毛蒜皮之事闹得脸红脖子粗，争来争去的有意思吗？山河大地陶冶人的情操，舒展人的胸怀，有助抵制世俗，放眼未来，襟怀坦荡，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。

人在华山之巅，在香炉寺院，在黄河岸边，在青柏树下，面对着的都是有生命的言说，都是上苍的教诲。你被一次次地震撼着，也理应做出一次次努力，用

画笔把你的感受说出来。苗重安一向认为，画山水也即是画人，画出人的精神向往、精神境界。

到底是北方人

也是在佳县，他追逐着黄河纤夫画速写。上世纪60年代末的黄河渡口不乏裸体船夫，黑糊糊的身躯，一丝不挂，下面的物件当郎着，自己浑然不知似的，背着乘客上船下船，来来回回，习以为常，即使船到村口也不在乎。拉纤时十几个汉子排成一行，喊着号子，光着身子，此情此景，远胜王《伏尔加河上的纤夫》所画之情景。

盐工和纤夫，黄河和黄土，感情上有着天然的结，心头上总是搁着那种沉甸甸的感受，几十年沿着黄河走，总在寻找和表现这种感受。最终转换为画面的雄浑、庄严、厚重。在太行山，他感到山的形状相对比较平整，像老虎背似的，雄狮猛虎，虎背熊腰，中原砥柱，犹如民族的脊梁。上千里的江梁就建在这样的山梁上，便是把山西的水引到河南。国家没有一分钱投入，完全靠老百姓的一双双手，听起来像神话一样，是愚公移山的现代版。独自沿着渠堤走上一段，不由自主地想喊，想唱，想振臂高呼，却到底没有，让情感积蓄着，面对宣纸。

1972年到上海看望朋友时老苗



《太行洪谷》以及《黄河源流》、《黄河入海流》等鸿篇巨制，构成苗重安黄河系列的主体框架。又有《黄河谣》、《龙羊峡的黎明》、《一览众山小》、《壶口飞瀑》等众多篇章，从不同侧面丰富着这一选题，构成时代交响，构成当代画坛的一大景观。“苗重安黄河颂山水

画展”选择建国50周年之际，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，引起巨大反响，张仃老、华君武、刘勃舒等专家，领导到场祝贺，给予极高评价。邵大箴认为，苗重安画的是黄河流变历程及沿岸景色，实际上是在关注我们民族的忧患和奋起的历史，表现的是我们民族深沉广阔的胸怀，体现的是一种生气、一种力量、一种宏大的精神。苗重安是在与黄河打交道的过程中，不断地受着教育，净化着自己的心灵，因而他的作品也给人一种力量和精神启迪。



1999年立上海与友人谈书恩和同行邵大箴老道，苗重安在右（左起苗重安）

随后，画展应邀到澳门，上海等地举办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画展办到大上海。诚如评论家孙美兰所言，20世纪60年代以石鲁为首的长安画派带来了新东西，这次苗重安画展又带来了新东西。他的作品画幅大，近看很细腻，很有东西；远看很整体，很有气魄。

我也正是在那个时期留意到苗重安和他的作品。5年之后有缘相见，约了一个夜晚，在他的画室里。画室极为简单，一面大墙，一张大纸，一只大凳子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样一只怪怪的凳子，称为“踏板”更合适，一蹬一蹬又一蹬，体积比一张双人床还要大，我不知作画时需要来回挪动怎么办？也亏他体魄健壮。60多岁的人了，仍旧举止敏捷，声音洪亮。那时，他谦和地笑着，动情地聊着，黄河和黄土把他塑造成这样，憨厚，宽广，真诚。我对他的为人早有耳闻，果

然一见如故，他和他的画一样，都是如此的直白敞亮，正大气象。

隐隐约约地，一种直觉般地，我感到苗重安和他的画尚有待于进一步为国人所认识，为世界所了解。人们的欣赏习惯根深蒂固，小玩闹见得太多了，反而见多不怪，视为主流，三笔两笔才是好东西，随意挥洒才是好东西。殊不知由此掩盖着浮躁肤浅，急功近利。书画进入市场，必然要遵循一般的价值规律，艺术品同其他商品一样，也要体现必要的劳动时间。从长远发展看，从无序到有序的一般规律看，惟有建立

在坚实、深厚的传统基础之上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精神的作品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，拥有广阔前景。

另外一个极端同样要不得，那便是为大而大，一味求大，为炒作而人为放大，动辄几十米，上百米，虽还是张张扬扬，终过眼烟云。画，最终还得靠真功夫、真情感，画里确有真东西、新东西。美术界认为苗重安的画颇受贺天健影响，同时也不乏自己的面貌，在谋篇立意和用墨用色上均有所创新、有所发展。

1957年，苗重安考入西安美院，为该院第一批国画

1964年在陕西韩城司马迁祠与罗铭老师在一起
(左一为苗重安)



系学生，师从罗铭。正是罗老师的引领，促使他最终选择了山水画专业。罗铭的课如拨火点灯，他听起来总是如痴如醉，极为专注。若非课堂，随处讲解，他也会赶紧在手心手背上把老师的话记下来，生怕遗漏片言只语。

1960年毕业，留校任教，给罗铭做助手。不久，在罗铭引荐下，他得到到上海画院进修，正式拜贺天健为师，历时三载，往返于西安、上海之间。导师布置的临稿首选唐代李思训的作品，要求临摹15遍，苗重安主动加码，交上作业30幅，令老师大为吃惊，核对之后又令他当场背临一遍，后不免赞曰：“好，到底是北方人。”

绘事有佳话，大路无捷径。解放前南京博物馆展出历代名家名作，一周内贺天健天天前去观看，默临李唐的《万壑松风图》。白天细细观看展品，晚上归后再背临一遍，一面再，再而三，直到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最后能握在手里。他告诫弟子，做学问一定要下真功夫，练就真功夫，切不可花拳绣腿，急功近利，热衷于表面文章。他以京剧大师盖叫天为例，古稀之年仍天天坚持练功，舞台上依然龙腾虎跃，说明大艺术家的不凡之处就在于刻苦自砺，自强不息且能持之以恒，为常人所不能。他赠送苗重安一幅题字：“苦不

1960年秋与贺天健
老师、陈星霖一起



易得，得着便乐”。他提倡“过幸福生活，画大地山河”，认为艺术家必须以热爱祖国，献身艺术为己任，站在历史与民族需求的高度，审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。起点要高，出手要大，目光要远，精神要集中，选准方向，一往无前。

这样，一方面是黄土、黄河多少激励；一方面是导师赐教，居高倡导，为这个时代准备了苗重安和他的画卷。

重走丝绸之路

苗重安也曾受益于何海霞的指教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何老曾任职陕西画院副院长，晚年定居北京，以擅长金碧山水闻名遐迩。他时届80高龄，应邀为北京诸多重要场所作画，苗重安现场观摩，深受激励于前，步其后尘，应邀作画于后，卓砺奋发，以不负众望。

案头功夫，笔墨技巧固然重要，综合修养，格调品行更重要。上海进修时，贺天健老师不仅对山水笔墨技法及青绿金碧山水手法给予具体指导、传授，更一再强调文化修养的极端重要性。贺先生认为历代人文学家、画家，比如李白、杜甫、王维等，都是思想家、哲学家，拥有深厚的文史哲修养。人与人的差距哪怕就一点，最终在画面上也会有所反映。苗重安常言，我们这代人注定要走一条艰难之路，备尝艰辛。因为先天不足，“文革”期间读的书少，基础打得不牢靠，只能靠以勤补拙，勤学苦练，边创作，边读书，自我补充，尽量缩小与前辈画家间的差距，力求有所提高，有所贡献。



“黄河系列”暂时告一段落，苗重安的创作重点转向西部山水。丝绸之路，创作主旨定为“重走丝绸之路，弘扬汉唐雄风”。他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，将文献考证与实地采风相结合，将创作过程首先作为学习过程，力求完整、准确地掌握史实，以求成竹在胸，画来高屋建瓴。

陆路上的丝绸之路途经帕米尔高原、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，起点都在西安，都须经过黄土高原。丝绸之路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开拓精神，创新、包容、大度的精神气概。它既是商贸之路，又是友谊之路，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，也是世界各国人民谋求团结合作、寻求和平的理想之路。汉唐盛世，丝绸之路最为畅通繁忙。相反，国运衰败，则路亦困敝。唐玄奘取经发生于贞观之治，而不会发生于安史之乱。

如今又是盛世，大时代呼唤大开发，正是西部大开发，为其重走丝绸之路提供了最佳契机。几年来，他4次穿越祁连山，9次赴新疆各地，并先后到西藏，四